

Processo n.º 319/2017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5/Março/2020

ASSUNTOS:

-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e discussão de matéria complexa
- Remeter os interessados para os meios comuns para resolver as questões em discussão (artigo 971º/2 do CPC)

SUMÁRIO:

I – O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é um processo especial, com uma tramitação muito diferente dos restantes processos, em que é deixada também ao juiz uma margem de manobra relativamente maior na solução de variadíssimas questões.

II – Sendo embora o inventário um processo de índole predominantemente contencioso, a verdade é que não existem nele as figuras típicas do autor e do réu, ou mesmo do requerente e do requerido (nele figuram sobretudo o cabeça de casal, os interessados directos na partilha), tendo em conta os interesses em causa e o papel do julgador.

III - Estando em causa o inventário na sequência da dissolução conjugal, também aqui o juiz deve encontrar as soluções mais adequadas ao caso, sem que o ónus de prova revista especial atenção, dada a qualidade de interessado

de ambos os intervenientes.

IV – Relativamente a determinada verba em valor elevado (que suscitou questões complexas a vários níveis), cuja natureza (faz parte do activo ou passivo) as Partes não têm consenso, a fim de garantir a igualdade dos direitos das Partes, é justo e correcto retirar esta verba do activo do despacho que procedeu à patilha e remeter as Partes para os meios comuns para resolver a questão em discussão (artigo 971º/2 do CPC).

O Relator,

Fong Man Chong

Processo n.º 319/2017¹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Data : 5 de Março de 2020

Recorrentes : Recurso principal

- A (A) (Requerido)

Recurso subordinado

- B (B) (Requerente)

Recorridos : - Os mesmos

*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 RELATÓRIO

A (A), Recorrente (também Recorrido), devidamente identificado nos autos, discordando das 2 partes da decisão constante do despacho (bens indicados sob verbas n.ºs 42, 60, 61 e 62) que procedeu à partilha dos bens comuns do ex-casal após decretado o respectivo divórcio, datado de 15/03/2016, dele veio, em 21/06/2016, recorrer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3 a 8,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

1. 被訴批示將澳門幣26,500,000.00列回第四十二項財產當中 ;

¹ Processo redistribuído em 17/12/2019, conforme a deliberação do CMJ, de 06/12/2019.

2. 上述澳門幣26,500,000.00中的澳門幣26,000,000.00商業投資因為欠缺證據支持而不被原審法官接納。

3. 欠缺證據的顯示並不能排除其真實存在。

4. 將澳門幣26,000,000.00列回第四十二項財產當中所依據的資料文件非常複雜，應讓當事人循一般途徑解決，而不宜在財產清冊程序中以附隨事項形式予以解決。

5. 被訴批示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之規定，因此須予以廢止。6. 原審法院將目錄中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項的美國旅遊及探親之費用在女方無法給予相關證據支持的情況下仍被視為屬於相對合理之日常開支，並接受將之作為夫妻財產之消耗。

7. 女方的律師費(澳門幣320,000.00)不應視為夫妻財產之消耗，因為訴訟代理費永遠由當事人承擔。

8. 被訴批示違反了《民法典》第1558條之規定，因此須予以廢止。

*

B (B), Recorrida (também Recorrente), com os sinais identificativos nos autos, ofereceu a resposta constante de fls. 76 a 85,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一、被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不接納上訴人關於新財產目錄第四十二項所作的解釋之裁決並沒有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的規定。

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為判斷被上訴之批示有否違反上述規定，關鍵在於判斷有關問題涉及之事實事宜是否複雜以及被上訴人之保障是否減少所指的情況下。

三、被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解釋其在「製作清單」之後提取的MOP26,500,000.00中的2000萬已用於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並全數虧損，有關問題所涉及的事實及證據，可以說是相對簡單及清晰，而並不屬於十分複雜的事宜。

四、根據銀行提供的資料，載於“製作清單”保全程序卷宗(FM1-14-0357-CPE-A)第215頁，早已清楚證實截至2014年3月24日被上訴人之大豐銀行210-1-*****之帳戶內尚存有結餘MOP37,585,050.56。

五、其後，在上訴人提交的新財產目錄及相關銀行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4月9日，該銀行帳戶僅存有結餘MOP1,085,050.56，這亦已清楚證實被上訴人在短短半個月期間內提取

了MOP36,500,000.00。

六、雖然被上訴人解釋其中的MOP26,000,000.00已用於商業投資，但由上訴人第一次提交財產目錄並作出相關解釋時開始(於2014年10月31日)，直至原審法院就有關聲明異議作出裁決時(2016年3月15日)，長達一年半時間內，被上訴人卻沒有提交過任何的證明文件。

七、根據《民法典》第335條第2款之規定，就他人所主張之權利存有阻礙、變更或消滅權利之事實，由主張權利所針對之人負責證明。

八、因此，既然被上訴人主張有關MOP26,000,000.00於2014年4月9日之前(提起離婚程序之日)已用於商業投資並全數虧損，則被上訴人應該負舉證責任。

九、然而，本案被上訴人從沒有就有關障礙性事實提交過任何證據，履行其舉證責任。換言之，原審法院透過上述證據及事實足以進行自由心證及作出裁決，上訴人所主張之解釋明顯不能成立。

十、此外，本案就有關財產目錄之爭議已持續多時，在此期間雙方均有平等及適當的機會發表意見及舉證機會，在本財產清冊程序內解決有關問題並不會使雙方之保障減少。

十一、基於此，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指原審法院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之上訴理由不成立。

十二、此外，上訴人在提交上訴陳述時，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16條第1款的規定，一併向法院提交了上訴人於柬埔寨開設公司及經營公司的開支文件，然而，被上訴人認為有關文件屬逾時提交。

十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16條第1款的規定，在第四百五十一條所指之情況下，或僅因第一審所作之審判而有需要附具文件時，當事人得將有關文件附於其陳述。

十四、而根據同一法典第451條的規定，僅屬不可能於辯論終結前提交之文件，又或嗣後發生之事實，又或嗣後出現之情況有需要提交文件，才可於上訴中提交文件。

十五、根據被告提交之公司設立文件及經營文件，有關公司早於2013年已經存在，即是有關公司的設立文件早在2013年或之前已經存在。

十六、然而，本案直至2016年3月16日，原審法院才對有關聲明異議作出裁決，換言之，在被上訴之批示作出之前，上訴人是具備條件向法院提交有關文件的。因此，有關文件並非在財產目錄聲明異議之書狀階段之後，又或在原審法院裁決之後，嗣後才出現之事實及證據。

十七、被上訴人身為上述公司佔股80%的控權股東，其在原審法院對財產目錄之聲明異議作出裁決之前，顯然已經持有其在本上訴中所提交之公司設立文件及公司帳目，但其卻

沒有向法院提交，應由其承擔有關不利之法律後果。

十八、其次，本案新財產目錄第四十二項所爭議的MOP26,000,000.00，於2014年3月24日仍然存在於上訴人之銀行帳戶內，是在2014年3月24日至2014年4月9日，短短半個月期間內被上訴人所提取的。。

十九、然而，上訴人提交之有關公司文件僅能證明其於2013年或之前在柬埔寨成立了一間公司，並連同他人合共投資了一百萬美元(折合澳門幣約八百萬元)，且有關投資早於2013年已經完成，換言之有關文件與受爭議的財產目錄沒有任何關係。

二十、基於此，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所提交之文件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616條第1款的相關規定，而應根據同一法典第468條第1款的規定命令將上述有關上訴人提交之文件從卷宗中抽出。

二十一、除此之外，被上訴人認為有關文件的內容亦不可信，而且即使根據有關文件之內容，亦不足以證明有關MOP26,000,000.00已被全數用於商業投資，並且全部虧損。

二十二、事實上，上訴人提交的兩份文件僅是一份普通的公司設立文件，以及一份未經任何核數師或會計師認可之帳目，可信性極低。

二十三、而且，對於一項無論是涉及USD1,000,000.00又或MOP26,000,000.00的跨國投資，必不可少的首要環節是匯款及貨幣兌換。然而，本案上訴人卻沒有提交任何的匯款或資金轉移證明文件。

二十四、其次，如果有關公司確實存在，為何上訴人作為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不將有關公司(夫妻共同財產)列入新財產目錄之內？

二十五、事實上，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離婚之前，從未聽上訴人提及曾經或將會在柬埔寨或澳門以外的地方進行商業投資。

二十六、更何況，而上訴人年事已高，根本不可能進行如此高風險及巨額的投資活動。

二十七、綜上所述，不應接納及採信上訴人的主張及有關文件的內容。

二十八、另外，關於新財產目錄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項，被上訴人認同原審法院裁定有關美國旅遊、探親之費用、律師費屬於相對合理之開支，並非屬於個人享益之開支。

二十九、事實上，上訴人在婚姻存續期間“包二奶”及生下私生子，背叛了一起共同生活數十年之妻子(上訴人)，導致其情緒抑鬱，需接受心理醫生治療。被上訴人同子女前往美國旅遊一方面是探親，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改善病情，這些被上訴人都是清楚知悉及同意的。而且，在相關連的主案及其他附案庭審中，雙方之子女證人亦已證實有關情況。

三十、此外，被上訴人針對財產目錄提出聲明異議時已附具適當的證明文件，尤其包括雙方女兒E之簽署之陳述文件及相關開支單據。

三十一、基於此，被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之裁決並沒有違反《民法典》第1558條之相關規定。

三十二、綜上所述，原告認為上訴人之上訴理據事實前提錯誤及法律適用錯誤的瑕疵，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

B (B), Recorrente, devidamente identificado nos autos, discordando d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datada de 15/03/2016, dela veio, em 05/07/2016, interpor recurso subordinado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64 a 70,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

a) 原審法院於本卷宗就男女雙方對有關財產目錄的爭議作出裁決(卷宗第373至384頁背)，當中裁定：

i. “關於財產目錄第42項中，男方於2014年3月31日取走的澳門幣10,000,000.00(交託予C註冊會計師)，不屬男方之個人金錢，不應列入財產目錄及不應作為分割項目”；

ii. “關於女方指出，償還予其親人借款 – 港幣\$6,000,000.00……。有關問題，我們認為，女方不能在本案主張此償還債務的事實及證明它的存在。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的規定，本院裁定女方須循一般途徑解決上述問題”；並因而裁定將該港幣\$6,000,000.00連同其他金額款項一同列回於財產目錄中。

b) 在充份尊重原審法院所作之批示之前提下，上訴人對於該批示的上述部份裁決不予認同，並認為其存有審查證據錯誤、認定事實錯誤及適用法律錯誤的瑕疵，因此提出上訴。

c) 對於關於財產目錄第42項，原審法院在被上訴之批示中確認了男方所提交的一份「託管服務協議」，該協議由「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各前任股東(上訴人與男方亦是其中的股東)與C會計師所簽訂。同時亦確認了男方(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所指其於2014年3月31日從大豐銀行賬戶210-1-*****中中間出澳門幣一千萬元的支票以託管於C會計師。對此，上訴人沒有異議，亦表示認同。

d)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正如有關託管協議所述，男方支付予會計師的澳門一千萬元是屬於「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各前任股東所有並預留存放於C會計師的託管帳戶內，以

便一旦財政局追收自公司成立以來的稅款或倘有的債項，可動用該筆款項作為支付。

e) 但在有關委託款項仍未用以支付公司稅項及債務前，該金錢仍然屬於各股東的私人財產，只是限於有關協議而暫交由會計師代為託管一段特定時間。

f) 然而，本案原審法院在審查有關協議時可能忽略了有關澳門幣一千萬託管金額實際上仍屬於「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各股東所有，而其中A佔有55%，即MOP\$550萬，上訴人B則佔有12%，即MOP\$120萬。因此，我們認為應將上訴人及男方擁有的上述款項計算列入財產目錄。

g) 另外，原審法院在被上訴的批示中認定上訴人所提交的還款證明文件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曾動用HKD\$600萬元用以償還夫妻共同債務，上訴人對此不予認同。

h) 事實上，上訴人曾就男方對其財產目錄的異議向法院作出兩次回覆，並清楚指出聲請人在離婚前從銀行提取的款項中，曾動用了其中HKD\$600萬元用以償還她與男方於成立「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時(2004年左右)共同向上訴人親戚的借取的款項。

i) 其後，在針對男方提交財產目錄提出聲明異議時，上訴人亦再次提出由於有關600萬元是用以償還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不應列入有關財產目錄之中。

j) 男方清楚知悉此借款為共同債務，因此其後男方在其針對上訴人之聲明異議提交的陳述書中，沒有針對上述部份的解釋提出任何質疑或反對。事實上，借取有關款項是經男方同意，且其亦是知悉的，而且該筆借款是為著夫妻共同利益，用於設立及經營他們共同擁有的公司。

k) 再者，根據卷宗內的其他資料(尤其上述的託管協議文件)亦顯示確實有「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的存在，而且該公司在夫妻雙方共同經營之下公司資產及經營狀況良好。

l) 上訴人所提交的經債權人簽署的還款聲明亦已清楚指出清償該筆借款是由上訴人及男方共同作出的。

m) 因此，根據上述卷宗內所載的各種資料，足以合理推定及證明有關借款存在的真實性。根據《民法典》第1558條第1款的規定，有關債務屬於夫妻之間의共同債務。

n) 換言之，上訴人動用的上述 HKD\$600 萬元已用於履行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不應再將之重新列入有關財產目錄內。

*

A (A), Recorrido, com os sinais identificativos nos autos, ofereceu a

resposta constante de fls. 97 a 107,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a) 原審法院於本卷宗就男女雙方對有關財產目錄的爭議作出裁決(卷宗第373至384頁背頁)，當中裁定：

i. “關於財產目錄第42項中，男方於2014年3月31日取走的澳門幣10,000,000.00 (交託予C會計師)，不屬男方之個人金錢，不應列入財產目錄及不應作為分割項目”；(參見卷宗第376頁，第二段落)

ii. “關於女方指出，償還予其親人借款 – 港幣\$6,000,000.00……。有關問題，我們認為，女方不能在本案主張此償還債務的事實及證明它的存在，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的規定，本院裁定女方須循一般途徑解決上述問題”；並因此裁定將該港幣\$6,000,000.00連同其他金額款項一同列回於財產目錄中。

b) 答辯人認定申請人所稱原審法院“存有審查證據錯誤、認定事實錯誤及適用法律錯誤”的情況並不存在，認同原審法院的上述裁決。鑒於申請人之上訴無正當理由，應予以駁回。

c) 對於有關財產目錄第42項，原審法院在其批示中所確認之「託管服務協議」(參見附件1)，乃是「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所有六名前任股東，含申請人與答辯人在內，根據該公司2014年2月20日股東大會決議第3)項，以付款委託人名義與C會計師所簽訂。

d) 自2014年8月開始，從上述澳門幣一千萬元之“受託管資金”中，部份資金已陸續用於繳付政府稅項及債款，截至2016年6月30日，“受託管資金”之餘額為MOP7,147,824.00元(參見附件3)。鑒於相關繳付之單據、憑證及帳目已由上述會計師按期書面送達作為付款委託人的每一位簽署人，對上述事實，申請人理應了然於心。

e) 根據「託管服務協議」(B)項之規定，託管期限為自2014年3月1日起計五年，即至2019年2月28日止。距離託管期限屆滿尚有兩年半左右，尚須繳付的政府稅項及債款無法準確預計。申請人此時提出“將答辯人A及申請人B在上述澳門幣一千萬元託管金額中，分別佔有的MOP\$550萬及MOP\$120萬列入夫妻財產目錄內”的主張，其理由闡述中引用的事實既不真實，且其主張漠視「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其他股東的權益，只可能為該公司依法運作造成混亂。

f) 根據「託管服務協議」1.3款之規定，“履行受託管資金之繳付後，託管賬戶內之結餘(如有)將按(B)“受託管資金”退回“付款委託人”(參見附件1之1.3款)。答辯人主張屆時再將屬於申請人和答辯人按持股比例分配所得之餘款(倘有)列入財產目錄予以分割。

g) 此外，原審法院在被上訴的批示中，認定申請人所提交的還款證明文件不足以證明申請人曾動用HKD\$600萬元用以償還夫妻共同債務，答辯人對此予以認同。

h) 申請人僅提供一名自稱陳姓之人士出具的便條，作為其上訴狀中所稱“港幣\$600萬元夫妻共同債務”曾經存在且已被歸還的證據(參見附件4)。該便條未載明債權人姓名，亦未說明收款人是否為債權人，或收款人代表債權人收回債款之說明，還款方式(現金，支票，其他.....)，借款性質(個人債務、公司債務或其他)，以及還款日期。該便條不能證明申請人所稱“港幣\$600萬元之夫妻共同債務”是否存在或是否已歸還。

i) 除上述“便條”及其影印件外，申請人未能提供所稱該“港幣\$600萬元夫妻共同債務”存在的借據或其它證據。

j) 事實上，該港幣\$600萬元是D先生對「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提供之無償資助，令該公司具備為.....娛樂場員工提供餐飲服務之能力。

k) 鑒於該款項乃是無償資助，而非借貸，D先生與答辯人未簽署任何借款文件。D先生從未要求答辯人償還該款項，亦未因此要求獲取任何「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之股份。

l) 答辯人不認同申請人所稱“債款”的存在，亦不認同在其不知情的狀況下，由申請人代替答辯人向第三方之無關人士作出其所稱的“清償”。

m) 如上所述、申請人所稱“夫妻之間之共同債務”並不存在，亦不存在申請人所稱“歸還”該債款之事實。

n) 鑒於上述原因，答辯人認同原審法院“將該港\$6,000,000.00連同其他金額款項一同列回於財產目錄中”之裁決。

*

Corr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e analisar e decidir.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Não há exce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III – FACTOS ASSENTES:

São os seguintes elementos em discussão, constante do respectivo despacho recorrido:

- “(…) 至於尚有之澳門幣 26,500,000.00，待分割財產管理人解釋，當中澳門幣 500,000.00 轉帳於其他大豐戶口但沒有提交證據，餘下款項已用於其商業投資，尤其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在這裡，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曾承諾補交證據，但至今經過一段時間並沒有呈交任何書證及證據。

在我們客觀的意見認為，待分割財產管理人除了需主張外，尚有義務作出舉證，否則不能接納其解釋。事實上，即使從其第一次就該第42頁之金錢流向作出之解釋開始(第17頁)，以至後來於第352頁之解釋，他只是主張該筆款項用於其商業投資，尤其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但無法交待何以於短短半個月期間(自保全程序批准日- 2014年3月24日至訴訟離婚入案日- 2014年4月9日)在外國做生意及全數虧本之情況。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644條第1款之規定，“離婚效力，自有關判決確定或有關決定成為確定性決定之日起產生，但對於夫妻間之財產關係，離婚效力追溯至程序開始之日。”

又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555條之規定，“夫妻間之人身關係及財產關係，因婚姻解銷或結婚被撤銷而終止，但不影響本法典中有關扶養規定之適用”。

本案例中，訴訟離婚之申請日為2014年4月9日，因此，根據上述法律之規定，僅自該日視為產生夫妻間之人身關係及財產關係終止之日。亦即是說，在2014.04.09當天前，二人仍存有夫妻人身及財產關係，二人的婚後共產制度效力仍然維持中。在短短半個月期間(自2014.03.24至2014.04.09)，男方單方面表示其曾轉戶50萬及因投資而虧損了合計澳門幣26,500,000.00之夫妻共同財產，但無法給予相關證據支持。

為此，法庭不接納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之上述解釋，其應將澳門幣26,500,000.00，列回第四十二項財產當中。

*

如上圖所分析，按照女方解釋，其自2014年3月21日至4月2日提走之款項，用於支付女兒為其墊支的費用，見第314頁，作為支付治病、日常衣食住行、吃喝玩樂、支付聘用專業人士及律師所作之開支。

在我們客觀的意見認為，上指費用，除了美國旅遊、探親之費用(澳門幣\$800,000.00)、律師費(澳門幣\$320,000.00)屬相對合理之日常開支外，餘下的，包括私家偵探之費用，尤其內地之偵探調查，除了文件上寫了所收取之金額外，除了沒有公司名稱，亦無說明收款人之身份和其資格，難以證明屬於女方在內地聘用私家偵探及因此而花費之費用。

此外，即使認為存有聘用私家偵探一事，本法庭認為，基於聘用私家偵探作為查探丈夫是否存在婚外情或通姦之理由，不應視為對夫妻財產之正常使用，只可視為屬女方之個人享益(PROVEITO PRÓPRIO)，且屬於奢侈及不必要的開支，不應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擔，否則對沒享用之一方顯得不公平。
故此，不予接受上述私家偵探之費用予以作為夫妻財產之消耗。

至於女方主張的起居飲食及醫療費用，基於沒有提出金額亦無單據呈交，不予證明。

最後，於女方指出，償還予其親人借款 - 港幣6,000,000.00。從文件顯示(見第230頁)，除了有一名陳姓人士表示收取雙方當事人歸還之港幣6,000,000.00外，沒有任何交付方式，包括:或以現金支付;或以銀行轉帳;或以支票支付。在自由心證方面，除了該文件外，沒有任何其他證據。而且，甚至文件上看不清誰是債權人，且無說明借款之用途及性質(屬個人債務; 公司債務或其它)，故無法證明是否存在港幣6,000,000.00之債務; 亦無法證明是什麼性質之債務，屬個人債務或夫妻二人共同債務; 更無法證明即使該債務存在，是否已償還之問題。**有關問題，我們認為，女方不能在本案主張此項償還債務的事實及證明它的存在。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的規定，本院裁定女方須循一般途徑解決上述問題。**

綜上所述，除了可予扣減之女方的美國旅遊、探親之費用(澳門幣\$800,000.00)、律師費(澳門幣\$320,000.00)外，餘下視為女方個人花費，不接納為合理使用夫妻二人共同財產，女方需將上指差額(澳門幣\$18,564,363.03-800,000.00-320,000.00=澳門幣\$17,444,363.03列回於財產目錄中; 或者，倘能證明第三部份之二筆存款乃在第六十一項之範圍內，上指差額(澳門幣\$17,102,302.82-800,000.00-320,000.00=澳門幣\$15,982,302.82)列回於財產目錄中。

* * *

IV – FUNDAMENTAÇÃO

Como 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Este afirmou na sua douta decisão:

本案中，女聲請人B，針對男被聲請人A，申請本財產清冊程序，將夫妻二人之共同財產作出分割。(附件D)

在此之前，女聲請人曾針對男被聲請人提起一項製作清單案及一項普通保全措施之

保全程序(分別見附件A及附件C)。

於本卷宗第12頁，本法庭委任男被聲請人A作為待分割財產管理人。

隨後，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即男被聲請人)呈交了第一份財產目錄(卷宗第13至44頁)及相關文件，當中要求女方呈交她的財產目錄。

於卷宗第49至76頁，女聲請人呈交了一份屬其列出之財產目錄及相關文件。

於卷宗第80至93頁，待分割財產管理人針對女方呈交之目錄，提交了異議及請求，以及相關文件。

隨後法庭應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之聲請(第80-83頁、149-151頁)，向銀行索取所要求之文件(有關文件載於第95至147頁、第165至194頁)，以及要求女方解釋一些文件內容。

為此，於卷宗第155-156頁，女聲請人作出回應。而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亦於卷宗第161-162頁回答該回應。隨後，於卷宗第195-196頁，女方仍就同一問題作出回應。

於卷宗第200至203頁，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就銀行文件(第165至194頁)作出回應，而女方則就該回覆提交異議(第212至215頁)。

因應文件眾多以及請求和回覆頻繁之前題下，於卷宗第217頁，法庭曾召開一次利害關係人會議，目的是讓雙方在庭上，就雙方所呈交之聲請、異議內容等交換意見。

*

於會議前，女方再次呈交解釋及一些新文件(見卷宗第224至230頁)。

於卷宗第237-238頁，雙方當事人於會議中初步交換了四個帳戶之金額之去向，同時，應女方之要求，再次向銀行索取截至2014.04.09日之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名下之各大帳戶結餘。最後，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承諾呈交新的財產目錄。

於卷宗第239頁，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尚呈交了一些作為解釋其帳戶資金流向之文件。

於卷宗第240至278頁，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呈交了新的財產目錄及相關文件。

於卷宗第309至337頁，女方異議上述新財產目錄，同時呈交新文件。

於卷宗第348至361頁，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回覆了上指異議。

及後，於卷宗第366-367頁，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提出補充調查。該申請待審批。

現分析由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呈交之新財產目錄(參卷宗第240至278頁):

該新財產目錄中，主要分為三大部份正財產(BENS ACTIVOS):

	待分割財產管理人	女聲請人
第一部份 - 債權/股票	第1至第13項	第14至31頁
第二部份 - 金錢/銀行 戶口結餘	第32至49頁	第50至62項
第三部份 - 不動產	第63至64項	第65至66項

第一，新財產目錄第一部份之第一至三十一項(股票)資產，除了女方認為該等股票之金額因市場調節關係價格浮動，得在適當時候再作處理，此外，雙方當事人對上指財產無重大異議。

第二，女方異議了一些財產項目之內容，男方已作出回應及修正，如下:

女方異議	男方回應異議並作出修正
第52項同時列出二個戶口結餘，應予分別處理。	保留原第52項第一部份“大豐銀行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人民幣帳戶(621-6-*****，金額人民幣 5,787,875.00)，折合澳門幣 7,466,358.75”; 另原第52項第二部份“於中國工商銀行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港幣帳戶(0119100500001*****)，金額港幣 \$7,463.44，折合澳門幣 7,687.34”的項目列為財產目錄的第六十三項。 繼而，財產目錄原第六十三至第六十六項所列之財產項目則順序改為第六十四至第六十七項。

第56條所指在中國銀行賬號01-88-30-*****之存款，應截至2014.04.09(而非至2014.12.29)，結餘應為港幣3,035,607.80(而非為3,055,887.00)，折合澳門幣3,126,676.03。	男方表示需核對相關書證後，得作出相關修正。同時要求女方提交該日期之銀行文件。
第61項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為港幣帳戶而非為人民幣帳戶。	男方同意存有筆誤，對於財產目錄第六十一及第六十二項的內容，自行更正如下： “第六十一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澳門幣儲蓄賬戶，賬號為09-11-10-*****，由聲請人在2014年3月21日至26日取去之合共澳門幣2,502,340.83(見卷宗第194頁)。 第六十二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人民幣儲蓄賬戶，賬號為01-88-10-*****，由聲請人在2014年3月26日至4月2日取去之合共人民幣5,749,388.31(見卷宗第170頁)，折合澳門幣7,416,710.91。”
	男方發現筆誤，對於財產目錄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及四十三項的內容，自行更正如下： “第三十二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名義開立之港幣儲蓄賬戶，賬號為01-11-10-*****，截至2014年4月9日，存有港幣\$1,205,137.04(見卷宗第302頁)，折合澳門幣\$1,241,291.15。 第三十三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名義開立之外匯寶賬戶，賬號為01-88-10-*****，截至2014年4月9日，存有人

	民幣 \$2,206,208.14 (見卷宗第302頁)，折合澳門幣 2,846,008.50。 第三十五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名義開立之定期賬戶，賬號為01-88-30-*****，截至2014年4月9日，存有人民幣 \$6,549,401.65，折合澳門幣 \$8,448,728.13；港幣 \$10,106,512.10，折合澳門幣 \$10,409,707.46 (見卷宗第302頁)，即合共定期存款為澳門幣 \$18,858,435.59。 第四十三項 於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名義開立之澳門幣往來賬戶，賬號為204-2-*****，截至2014年4月9日，存有澳門幣 \$535,019.26 (見卷宗第343頁)。”
--	--

為此，我們認為，得按照男方回應異議並自行修正之方法，予以更正目錄內容。至於第56項之內容，根據中國銀行向法院呈交之截至4月9日之記錄(第183頁)，截至4月9日之最後紀錄為4月1日，當時該戶結餘為港幣 3,035,607.80。故我們認為，得以此(港幣 3,035,607.80)作為修正結果。

*

第三，關於待分割財產管理人隱藏及漏報之財產

女方主張，待分割財產管理人隱藏及漏報了載於新財產目錄中第四十二項、四十四項、四十五項及四十六項之正資產。

女方異議	男方回應
第四十二項: 大豐銀行(210-1-*****)，截至2014年4月9日，僅存有澳門幣\$1,085,050.56元。 保全程序中，於2014年3月24日，該戶口載有存款	於第四十二項中: 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於2014年3月31日在其大豐銀行賬戶 210-1-***** (V42) 中開出澳門幣\$10,000,000.00之支票，以託管金額之名義，存放於C會計師，以用作將

澳門幣\$37,585,050.56。 第四十四項: 大豐銀行(115-1-*****.*), 截至2014年4月9日, 僅存有港幣\$396,595.45。 保全程序中, 於2014年3月24日, 該戶口載有存款港幣1,029,595.45。 第四十五項: 大豐銀行(101-2-*****.*), 截至2014年4月9日, 僅存有港幣\$926,771.80元。 保全程序中, 於2014年3月24日, 該戶口載有存款港幣\$1,205,956.30。 第四十六項: 大豐銀行(710-7-*****.*), 截至2014年4月9日, 僅存有人民幣\$13,436.19元及美元\$28,879.65元。 保全程序中, 於2014年3月24日, 該戶口載有存款人民幣\$73,417.22元及美元\$34,879.33。 女方表示, 根據大豐銀行提供的資料顯示, 待分割財產管理人與E於該銀行曾共同開設了兩個賬號分別為215-1-*****.*及215-2-*****.*之澳門幣儲蓄賬戶在2014年3月24日仍分別存有澳門幣	來五年內原股東或需負擔的政府稅款或其他或有的債項。至於大豐銀行賬戶210-1-*****.* (V42) 自2014年3月24日至4月9日前提取的款項, 均已用於待分割財產管理人的商業投資, 尤用於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 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 第四十四項: 男方同意更正第44項之結餘為港幣1, 029, 595. 45。 第四十五項: 雖然截至2014年3月24日之結餘金額為港幣1, 205, 956. 30, 但其後亦主要由於商業上的往來收支及部分生活開支的需要而被提取及使用, 截至同年4月9日結餘金額為港幣899, 778. 45。 第四十六項: 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是根據該賬戶的銀行存摺資料列出的(見財產目錄之附件14), 並無任何隱藏財產的情況。 就這方面, 男方並無反駁。
--	--

\$32,825.00元及\$67,661.98元。相關戶口之一半 金額應列入夫妻財產中。	
---	--

本法庭認為，就女方之異議及男方之解釋，我們認為：

於新財產目錄第四十二項中：

- 於保全程序卷宗(FM1-14-0357-CPE-A)第 215 頁，截至 2014 年 3 月 24 日，載有結餘澳門幣 37,585,050.56。
- 於新目錄中，截至 2014 年 4 月 9 日，僅載有結餘澳門幣 1,085,050.56。
- 於短短半個月時間，二結餘之間相差澳門幣 36,500,000.00。

待分割財產管理人向法庭作出相關解釋(參第17頁，第348-361頁)指出，大豐銀行賬戶210-1-*****中原來於2014年3月24日載有結餘澳門幣37,585,050.56，及後，自2014年3月24日至4月9日間的結餘去向為：(一)其於2014年3月31日在大豐銀行賬戶210-1-*****-(V42)中開出澳門幣\$10,000,000.00之支票，以託管金額之名義，存放於C會計師，以用作將來五年內原股東或需負擔的政府稅款或其他或有的債項(參卷宗第348-361頁)。(二)其曾於大豐銀行賬戶210-1-*****-(V42)戶口中將澳門幣\$500,000.00元轉到大豐銀行其名下之其他戶口內。(三)餘下部份共澳門幣\$26,500,000.00，均已用於待分割財產管理人的商業投資，尤用於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

*

在我們客觀的意見認為，於第42項大豐銀行賬戶210-1-*****之結餘，根據卷宗第348-361頁之書證，一份託管服務協議(當中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之眾前股東，委託C註冊會計師，託管澳門幣\$10,000,000.00，以作將來五年內原股東或需負擔的政府稅款或其他或有的債項，該協議女方亦有簽署)及一張自大豐銀行屬男方持有之210-1-*****帳戶中開出的澳門幣\$10,000,000.00的支票，交託予C註冊會計師。從這樣的文書證據，我們認為，充份並足夠證明男方於2014.03.31取走之澳門幣\$10,000,000.00，不屬男方之個人金錢，不應列入財產目

錄及不應作為分割項目。

至於尚有之澳門幣26,500,000.00，待分割財產管理人解釋，當中澳門幣500,000.00轉帳於其他大豐戶口但沒有提交證據，餘下款項已用於其商業投資，尤其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在這裡，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曾承諾補交證據，但至今經過一段時間並沒有呈交任何書證及證據。

在我們客觀的意見認為，待分割財產管理人除了需主張外，尚有義務作出舉證，否則不能接納其解釋。事實上，即使從其第一次就該第42頁之金錢流向作出之解釋開始(第17頁)，以至後來於第352頁之解釋，他只是主張該筆款項用於其商業投資，尤其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但無法交待何以於短短半個月期間(自保全程序批准日- 2014年3月24日至訴訟離婚入案日- 2014年4月9日)在外國做生意及全數虧本之情況。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644條第1款之規定，“離婚效力，自有關判決確定或有關決定成為確定性決定之日起產生，但對於夫妻間之財產關係，離婚效力追溯至程序開始之日。”

又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555條之規定，“夫妻間之人身關係及財產關係，因婚姻解銷或結婚被撤銷而終止，但不影響本法典中有關扶養規定之適用”。

本案中，訴訟離婚之申請日為2014年4月9日，因此，根據上述法律之規定，僅自該日視為產生夫妻間之人身關係及財產關係終止之日。亦即是說，在2014.04.09當天前，二人仍存有夫妻人身及財產關係，二人的婚後共產制度效力仍然維持中。在短短半個月期間(自2014.03.24至2014.04.09)，男方單方面表示其曾轉戶50萬及因投資而虧損了合計澳門幣26,500,000.00之夫妻共同財產，但無法給予相關證據支持。

為此，法庭不接納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之上述解釋，其應將澳門幣26,500,000.00，列回第四十二項財產當中。

*

新財產目錄第四十四項：

就女方之異議，分割財產管理人經核對由大豐銀行發出該賬戶截至2014年4月9日的結餘金額（見卷宗第343頁）後，同意將該項目的金額更正為澳門幣1,029,595.45。基於男方同意更正，將第44項之結餘訂為港幣1,029,595.45。

*

新財產目錄第四十五項

女方異議，就新財產目錄第四十五項中顯示：

- 於保全程序卷宗(FM1-14-0357-CPE-A)第 215 頁，截至 2014 年 3 月 24 日，載有結餘港幣\$1,205,956.30。

- 於新目錄中，截至 2014 年 4 月 9 日，僅載有結餘港幣 899,778.45 元/折合澳門幣\$926,771.80 元。

- 於短短半個月時間，二結餘之間相差港幣\$306,177.85。

男方解釋，雖然截至2014年3月24日之結餘金額為港幣1,205,956.30，但其後亦主要由於商業上的往來收支及部分生活開支的需要而被提取及使用，截至同年4月9日結餘金額為港幣\$899,778.45。

我們認為，從港幣1,205,956.30(2014.3.24)至港幣\$899,778.45(2014.04.09)之間相差了港幣306,177.85元。於半個月內男方以商業上的往來收支及部分生活開支的需要而被提取及使用了該款項。然而，如上所說，男方雖有主張，並無呈交證據，即使是部分生活開支，也沒列明，本法庭無從得知他何以花費這等金錢。

為此，法庭不接納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之上述解釋，其應將港幣306,177.85元，列回於第四十五項財產當中。

*

新財產目錄第四十六項

女方異議，就新財產目錄第四十六項，經核對大豐銀行發出截至2014年4月9日該賬戶的結餘情況，發現與待分割財產管理人的記錄不一致。女方指，根據卷宗第343頁顯示，第710-7-*****-*號之外幣儲蓄賬戶存有人民幣73,436.19及美元34,879.65。

男方回應，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是根據該賬戶的銀行存摺資料列出的（見財產目錄之附件14，第275-276頁），第710-7-*****-*號之外幣儲蓄賬戶存有人民幣13,436.19及美元28,879.65並無任何隱藏財產的情況。

本法庭經核對有關資料，尤其比較第275-276頁及第343頁之內容，事實上，於男方呈交之存摺資料(第275-276頁)，男方指出之人民幣結餘(13,436.19)，他所列的是2014.04.10的金額，且還是於當天取走人民幣60,000元之金額，所以，於2014.04.09之結餘應為73,436.19，這與大豐銀行給法庭之第343頁的資料是相符的。就男方指出之美元結餘(USD\$28,879.65)，他所列的是2014.04.23的金額，且還於同日取走USD\$6,000.00之金額。所以於2014.04.09之結餘應為USD\$34,879.65，這與大豐銀行給法庭之第343頁的資料是相符的。

為此，本法庭命令更正該銀行賬戶的存款為人民幣73,436.19（折合澳門幣94,732.69）及美元34,879.65（折合澳門幣279,037.20），即合共澳門幣373,769.89。

*

最後，女方異議，根據大豐銀行提供的資料顯示(參第343頁)，待分割財產管理人與E於該銀行曾共同開設了兩個賬號分別為215-1-*****-*及215-2-*****-*之澳門幣儲蓄賬戶在2014年3月24日仍分別存有澳門幣\$32,825.00元及\$67,661.98元。相關戶口之一半金額應列入夫妻財產中。

就上指異議，男方並無發表任何意見。

本法庭認為，根據大豐銀行提供的資料顯示(參第343頁)，截至2014.04.09，待分割財產管理人與E於該銀行曾共同開設了四個賬號，分別為215-1-*****-*; 215-2-*****-*; 705-7-*****-*; 705-7-*****-*。相關戶口之男方佔有一半金額，順次序分別為：澳門幣\$16,412.50; 澳門幣\$33,830.99; USD\$212.32; USN 205.03。本庭命令，上述戶口之一半金額應列入夫妻財產中。

第四，關於女聲請人轉移之財產

男方異議	女方回應
女方自2014年3月21日至4月2日，從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賬戶共取出澳門幣\$26,331,418.98之款項，如下： 第六十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澳門幣儲蓄賬戶，賬號為01-11-10-*****，由聲請人在2014年3月21日至4月4日取去之合共澳門幣16,412,367.24。 第六十一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澳門幣儲蓄賬戶，賬號為01-11-10-*****，由聲請人在2014年3月21日至26日取去之合共澳門幣2,502,340.83。 第六十二項 於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以聲請人名義開設之人民幣儲蓄賬戶，賬號為01-88-10-*****，由聲請人在2014年3月26日至4月2日取去之合共人民幣5,749,388.31，折合澳門幣7,416,710.91。	女方解釋，關於財產目錄第六十、六十一及六十二項，有關銀行賬戶已於2014年4月9日前被結戶注銷，且有關款項已被全部提取。當中存有三大流向： (一) 部份款項被聲請人轉入其持有的兩個大豐銀行賬戶，且有關款項亦已分別被納入財產目錄第五十一及五十二項，具體如下：- ----聲請人於2014年3月21日將港幣\$340,140.83元(折合澳門幣\$350,345.05)存入其持有之大豐銀行賬號為122-2-*****之港幣賬戶內。 ----聲請人於2014年3月26日將人民幣\$5,748,000.00元(折合約為澳門幣\$7,415,000.00元)存入其持有之大豐銀行賬號為621-6-*****之人民幣賬戶內。 (二) 部份款項則已由聲請人於2014年4月9日之前提取，並主要用於償還債務，以支付近年聲請人因治病、日常衣食住行、吃喝玩樂、支付聘用專業人士及律師所作之開支。 (三) 至於截至2014年4月9日剩餘的其他款項，被聲請人亦已於2014年4月15日將之存入其持有的兩個工商銀行賬戶，且有關款項已分別被納入財產目錄第五十八及五十九項，具體如下： ----聲請人於2014年4月15日將港幣867,200.15(折合澳門幣\$893,216.15)存入其持有的中國工商銀行賬號為0119100500001*****之港幣賬戶內。 ----聲請人於2014年4月15日將澳門幣568,844.06存入其持有的中國工商銀行賬號為0119100500001*****之港幣賬戶內。

本法庭認為，就男方之異議及女方之解釋，如下：

於卷宗第309至313頁，女方指出，關於財產目錄第六十、六十一及六十二項所列之金額，合計澳門幣26,331,418.90，有關款項已被全部提取，有關銀行賬戶已於2014年4月9日

前被結戶注銷。此外，當中存有三大流向：

(一) 當中部份款項被聲請人轉入其持有的兩個大豐銀行賬戶，且有關款項亦已分別被納入財產目錄第五十一及五十二項，具體如下：

聲請人於2014年3月21日將港幣\$340,140.83元(折合澳門幣\$350,345.05)存入其持有之大豐銀行賬號為122-2-*****之港幣賬戶內。

聲請人於2014年3月26日將人民幣\$5,748,000.00元(折合約為澳門幣\$7,415,000.00元)存入其持有之大豐銀行賬號為621-6-*****之人民幣賬戶內。

(二) 部份款項則已由聲請人於2014年4月9日之前提取，並主要用於償還債務，以支付近年聲請人因治病、日常衣食住行、吃喝玩樂、支付聘用專業人士及律師所作之開支(參見附件一至二十四，但有部份單據已經遺失及銷毀)。

(三) 至於截至2014年4月9日剩餘的其他款項，被聲請人亦已於2014年4月15日將之存入其持有的兩個工商銀行賬戶，且有關款項已分別被納入財產目錄第五十八及五十九項，具體如下：

聲請人於2014年4月15日將港幣867,200.15(折合澳門幣\$893,216.15)存入其持有的中國工商銀行賬號為0119100500001*****之港幣賬戶內。

聲請人於2014年4月15日將澳門幣568,844.06存入其持有的中國工商銀行賬號為0119100500001*****之港幣賬戶內。

*

於卷宗第348至366頁，男方反駁：

第1部份－男方指女方聲稱存入財產目錄第五十一及五十二項所指之款項，非屬來自第六十至六十二項之帳戶，且她任何證據予以支持。

第2部份－男方指女方就該部分“取出之存款”作支付聘用私家偵探及律師所作的開支，以及“治病、日常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等費用之解釋，其不予接受。

第3部份－男方指女方聲稱存入財產目錄第五十八及五十九項所指之款項，非屬來自第六十至六十二項之帳戶，相反屬於為聲請人在婚姻存續期間作為XXX食品有限公司股東的

經營收益，該款項由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代收，並於4月14日簽發支票向聲請人支付。

男方綜合認為，女方無法清楚及合理地解釋其於2014年3月21日至4月2日從財產目錄第六十至六十二項所指銀行賬戶所取出共澳門幣\$26,331,418.98的去向。

*

(表格一)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於2014年3月21日至2014年4月4日，男方作出以下轉款予女方：

日期	男方轉入女方戶口之編號	轉款金額	頁數
14.02.2014	中銀13-01-10-***** (男) → 中銀 09-01-10-***** (女)	澳門幣\$5,000,000.00	189
14.02.2014	中銀01-11-10-0***** (男) → 中銀 09-11-10-***** (女)	澳門幣\$2,000,000.00	194
20.02.2014	中銀01-88-10-***** (男) → 中銀 01-88-10-***** (女)	人民幣 4,500,000.00 (折合澳門幣\$5,805,000.00)	170
06.03.2014	男方交予女方兩張支票，女方於同年3月11日將之存入其中銀09-01-10-*****。支票金額是出售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之權益，按比例女方所收取之款項。	澳 門 幣 \$5,977,320.00+5,000,000.00=10,977,320.00	189, 152-153
		TOTAL= 澳門幣 \$23,782,320.00 (男方向女方所轉移之金額)	

*

(表格二)

根據卷宗資料顯示，於2014年3月21日至2014年4月9日，女方轉款如下：

日期	女方戶口	女方已轉走之金額	頁數
21.03.2014 至 04.04.2014	中銀09-01-10-*****	澳 門 幣 \$16,412,367.24 (690,000.00+15,431,500.00+290, 867.24)	189-190 (V60)
21.03.2014 至 26.03.2014	中銀09-11-10-*****	澳 門 幣 \$2,502,340.83 (2,037,200.00+465,140.83)	194(V61)
26.03.2014 至 02.04.2014	中銀01-88-10-*****	人 民 幣 5,749,388.31 (5,748,000.00+1,388.31) 折合澳門幣7,416,710.91	170(V62)
		合共: 澳門幣\$26,331,418.98	

(表格三)

項目	女方戶口	查明屬女方帳戶及有關金額	頁數
V56	中銀01-88-30-*****	定期港幣 3,035,607.80	147, 183
V57		人壽港幣 2,000,000.00	277, 208

經分析上述表格後，現在適合分析女方之解釋。

從表格二可得知，女方於2014年3月21日至4月2日期間，分別從第61,62及63號三個戶口中取出了澳門幣\$26,331,418.99。

當中，第一部份，女方解釋於2014年3月21日將港幣\$340,140.83元(折合澳門幣\$350,345.05)存入其持有之大豐銀行賬號為122-2-*****之港幣賬戶內。以及於2014年3月26日將人民幣\$5,748,000.00元(折合約為澳門幣\$7,415,000.00元)存入其持有之大豐銀行賬號為621-6-*****之人民幣賬戶內。

從卷宗之文件顯示，(一) 上指大豐銀行122-2-***** (港幣賬戶) 為新帳戶，僅於2014年3月26日開立(見第54至55頁)，當中載有港幣\$340,140.83(折合澳門幣350,345.05)。

至於大豐銀行賬號為621-6-*****之人民幣賬戶，內載定期存款人民幣5,787,875.00，根據該文件日期，該定期屬於2014年10月3日設定(見第56頁)。

然而，就女方提交的大豐銀行賬號722-7-*****之存摺資料顯示，於2014年3月27日存入人民幣5,748,000.00，但在同年4月1日就提取了人民幣5,700,000.00(見第53頁)。

從上述文件我們可以發現，於2014年3月26日女方從中銀取出人民幣5,748,000.00，再於3月27日將同一金額存入大豐新開立之722-7-*****內，以及，於4月1日女方提走該人民幣5,700,000.00(第53頁)。繼後，於同年10月3日女方設定定期存款人民幣5,787,875.00於大豐銀行賬號為621-6-*****之人民幣賬戶內。而後段內容，獲得女方之承認。

由此可見，本法庭接受女方之第一部份的解釋，女方曾將中銀內所提走之款項當中(港幣\$340,140.83元/折合澳門幣\$350,345.05及人民幣\$5,748,000.00元/折合澳門幣\$7,415,000.00元)，分別轉入大豐銀行之122-2-*****-(港幣賬戶)及621-6-*****-(人民幣賬戶)中，成為第五十一及第五十二項之財產，並決定刪除第六十二項全項、及第六十一項中扣起澳門幣\$350,345.05，以避免重覆列入。

*

第三部份，女方解釋其第61-63號戶口中及於2014年4月15日將港幣867,200.15(折合澳門幣\$893,216.15)存入其持有的中國工商銀行賬號為0119100500001*****之港幣賬戶內(第59-60頁);以及將澳門幣568,844.06存入其持有的中國工商銀行賬號為0119100500001*****之港幣賬戶內(第61-62頁)。

我們從文件來看，的確於2014年4月15日，女方將上指兩筆款項存入上指兩戶口內。而男方表示，該兩筆款項屬於XXX食品有限公司向女方支付，作為給予女方於公司分紅或報酬所得(男方表示，該公司分別透過中國工商銀行港幣支票*****60及澳門幣支票*****21作支付)。男方請求法庭作出相關調查。

本法庭考慮到有關措施屬有用，批准卷宗第366至367之有關申請。

待相關文件齊全後，才判斷該二筆款項是否成為**第五十八及第五十九項之財產，及決定是否於第六十一項中扣起該二項存款(澳門幣\$1,462,060.21)，以避免重覆列入。**

*

第二部份，女方分別於卷宗第155-156, 213-215, 224-230, 309-337頁等等，說明其花費二千多萬之金錢，如下。

(第155-156頁)	女方指出將二張合計澳門幣\$10,977,320.00花費於治病，日常衣食住行，吃喝玩樂及支付聘用專業人士及律師之費用。(*及後證明了該2張支票已存放於女方的中銀09-01-10-*****戶口內)
(第213-215頁)	女方指出聘用私家偵探花費了約澳門幣4,500,000.00, 償還予女方親人借款(港幣6,000,000.00)。
(第224-230頁)	女方指出聘用私家偵探之費用，部份單據遺失了，仍存有之單據為，私家偵探費用 - 香港：港幣2,199,927.00; 內地：人民幣1,638,000.00。償還予女方親人借款 - 港幣6,000,000.00。
(第309-337/314頁)	女方重申聘用私家偵探之費用(女兒墊支)，香港：港幣2,259,927.00/折合澳門幣\$2,332,244.65及 內地：人民幣1,792,000.00(折合澳門幣\$2,096,640.00) 美國旅遊、探親：澳門幣\$800,000.00 (2013.07-09) 律師費：澳門幣\$320,000.00 償還予女方親人借款 - 港幣6,000,000.00

如上分析，經女方所轉走之澳門幣\$26,331,418.99，當中經批准**刪除第六十二項全項(人民幣5,749,388.31/折合澳門幣7,416,710.91)、及於第六十一項中扣起澳門幣\$350,345.05**

後;

我們認為，女方原則上需要解釋，上指差額(澳門幣18,564,363.03)之去向; 或者，倘能證明第三部份之二筆存款乃在第六十一項之範圍內，上指差額(澳門幣17,102,302.82)之去向。

如上圖所分析，按照女方解釋，其自2014年3月21日至4月2日提走之款項，用於支付女兒為其墊支的費用，見第314頁，作為支付治病、日常衣食住行、吃喝玩樂、支付聘用專業人士及律師所作之開支。

在我們客觀的意見認為，上指費用，除了美國旅遊、探親之費用(澳門幣\$800,000.00)、律師費(澳門幣\$320,000.00)屬相對合理之日常開支外，餘下的，包括私家偵探之費用，尤其內地之偵探調查，除了文件上寫了所收取之金額外，除了沒有公司名稱，亦無說明收款人之身份和其資格，難以證明屬於女方在內地聘用私家偵探及因此而花費之費用。

此外，即使認為存有聘用私家偵探一事，本法庭認為，基於聘用私家偵探作為查探丈夫是否存有婚外情或通姦之理由，不應視為對夫妻財產之正常使用，只可視為屬女方之個人享益(PROVEITO PRÓPRIO)，且屬於奢侈及不必要的開支，不應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擔，否則對沒享用之一方顯得不公平。故此，不予接受上述私家偵探之費用予以作為夫妻財產之消耗。

至於女方主張的起居飲食及醫療費用，基於沒有提出金額亦無單據呈交，不予證明。

最後，於女方指出，償還予其親人借款－港幣6,000,000.00。從文件顯示(見第230頁)，除了有一名陳姓人士表示收取雙方當事人歸還之港幣6,000,000.00外，沒有任何交付方式，包括:或以現金支付;或以銀行轉帳;或以支票支付。在自由心證方面，除了該文件外，沒有任何其他證據。而且，甚至文件上看不清誰是債權人，且無說明借款之用途及性質(屬個人債務;公司債務或其它)，故無法證明是否存在港幣6,000,000.00之債務;亦無法證明是什麼性質之債務，屬個人債務或夫妻二人共同債務;更無法證明即使該債務存在，是否已償還之問題。有關問題，我們認為，女方不能在本案主張此項償還債務的事實及證明它的存在。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的規定，本院裁定女方須循一般途徑解決上述問題。

綜上所述，除了可予扣減之女方的美國旅遊、探親之費用(澳門幣\$800,000.00)、律師費(澳門幣\$320,000.00)外，餘下視為女方個人花費，不接納為合理使用夫妻二人共同財產，
女方需將上指差額(澳門幣\$18,564,363.03-800,000.00-320,000.00=澳門幣\$17,444,363.03列
回於財產目錄中；或者，倘能證明第三部份之二筆存款乃在第六十一項之範圍內，上指差額(澳
門幣\$17,102,302.82-800,000.00-320,000.00=澳門幣\$15,982,302.82)列回於財產目錄中。

※

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986條第5款之規定，命令對新財產目錄作出必要的變更及附加補充。

著令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Quid Juris?

Parte A:

Relativamente à quantia descrita sob a verba nº 42, as partes não acertaram um acordo e o Tribunal formulou o seguinte juízo conclusivo:

“(…) 至於尚有之澳門幣26,500,000.00，待分割財產管理人解釋，當中澳門幣500,000.00轉帳於其他大豐戶口但沒有提交證據，餘下款項已用於其商業投資，尤其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在這裡，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曾承諾補交證據，但至今經過一段時間並沒有呈交任何書證及證據。

在我們客觀的意見認為，待分割財產管理人除了需主張外，尚有義務作出舉證，否則不能接納其解釋。事實上，即使從其第一次就該第42頁之金錢流向作出之解釋開始(第17頁)，以至後來於第352頁之解釋，他只是主張該筆款項用於其商業投資，尤其在柬埔寨的商業投資，但有關投資項目最後因未能持續營運而被迫虧本結束，但無法交待何以於短短半個月期間(自保全程序批准日- 2014年3月24日至訴訟離婚入案日- 2014年4月9日)在外國做生意及全數虧本之情況。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644條第1款之規定，“離婚效力，自有關判決確定或有關決定成為確定性決定之日起產生，但對於夫妻間之財產關係，離婚效力追溯至程序開始之日。”

又根據澳門《民法典》第1555條之規定，“夫妻間之人身關係及財產關係，因婚姻解銷或結婚被撤銷而終止，但不影響本法典中有關扶養規定之適用”。

本案中，訴訟離婚之申請日為2014年4月9日，因此，根據上述法律之規定，僅自該日視為產生夫妻間之人身關係及財產關係終止之日。亦即是說，在2014.04.09當天前，二人仍存有夫妻人身及財產關係，二人的婚後共產制度效力仍然維持中。在短短半個月期間(自

2014.03.24至2014.04.09)，男方單方面表示其曾轉戶50萬及因投資而虧損了合計澳門幣26,500,000.00之夫妻共同財產，但無法給予相關證據支持。

為此，法庭不接納待分割財產管理人之上述解釋，其應將澳門幣26,500,000.00，列回第四十二項財產當中。”

No nosso ordenamento jurídico vigora o princípio da liberdade de julgamento ou da livre convicção, face ao qual o tribunal aprecia livremente as provas, sem qualquer grau de hierarquização e fixa a matéria de facto em sintonia com a convicção firmada acerca de cada facto controvertido, tendo porém presente o princípio a observar em casos de dúvida, consagrado no artigo 437º do CPC, de que a “dúvida sobre a realidade de um facto e sobre a repartição do ónus da prova resolve-se contra a parte a quem o facto aproveita”. Conforme é realçado por Ana Luísa Geraldes («*Impugnação*», in *Estudos em Homenagem ao Prof. Doutor José Lebre de Freitas*, Vol. I. Coimbra, 2013, pág. 609 e 610),

No caso dos autos, estamos perante um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que é um processo especial, um processo com uma tramitação muito diferente dos restantes processos, pois, já se defendeu mesmo que o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é de natureza essencialmente graciosa, devendo ser considerado de jurisdição voluntária. A verdade é que nele são discutidas várias questões de natureza contenciosa. Por isso escreveu Lopes Cardoso (in “*Partilhas Judiciais*, vol. I, pág. 24): “Não pode sustentar-se com rigor que o inventário seja de natureza graciosa, nem pode atribui-se-lhe exclusivamente natureza contenciosa”.

Sobre esta questão escreveu Alberto dos Reis: “Não há dúvida, porém, de que a fisionomia do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é bastante diversa da fisionomia geral

das acções declarativas. Ao passo que nestas acções há autor e réu e todo o litígio se traduz no antagonismo e luta entre estas duas entidades, no inventário não aparecem os dois contentores típicos-autor e réu. No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há interessados (cabeça de casal, herdeiros, meeiro) e interessados secundários (legatários e credores); mas faltam as duas figuras características de autor e de réu. O inventário não é, como qualquer acção, um procedimento judicial promovido por determinada pessoa contra outra; não tem a significação e o alcance dum ataque dirigido contra certo adversário; por isso é que se tem, por vezes, afirmado que o inventário é um processo de índole administrativa” (in “*Processos especiais*”, II, pág. 380 e 381).

Assim, embora não se trata de um processo de jurisdição voluntária, dadas as características próprias de que se reveste, dever-se-á deixar ao juiz alguma margem de manobra na solução de variadíssimas questões.

Pois como estabelece o artigo 963º do CPC, o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destina-se a pôr termo à comunhão hereditária ou, não carecendo de realizar-se partilha judicial, a relacionar os bens que constituem objecto de sucessão e a servir de base à eventual liquidação da herança (cfr. artigo 963º/3 do CPC).

Portanto, sendo embora o inventário um processo de índole predominantemente contencioso, a verdade é que não existem nele as figuras típicas do autor e do réu, ou mesmo do requerente e do requerido (nele figuram sobretudo o cabeça de casal, os interessados directos na partilha).

Logo, estando em causa o inventário na sequência da dissolução conjugal, também aqui o juiz deve encontrar as soluções mais adequadas ao caso, sem que o ónus de prova revista especial atenção, dada a qualidade de interessado de ambos os intervenientes.

Ora, salvo o melhor respeito, este juízo conclusivo ínsito na decisão acima citada proferida pelo Mmo. Juiz não é muito persuasivo, pois, faltava matéria substantiva para sustentar tal posição.

Em sede do recurso, o Recorrente veio a juntar os seguintes documentos para tentar comprovar a sua versão fáctica, que é a de ter sofrido prejuízo nos negócios explorados na Camboja:

- Estatutos da sociedade comercial denominada YYY CO. LTD, com capital social de 1 milhão de USD, em que o ora Recorrente era sócio maioritário, detendo 80% do capital social (fls. 11 a 53);

- Balanço do activo e passivo da referida sociedade nos anos económicos de 2013, 2014 e 2015 (fls. 54 e 55);

São provas pré-constituídas que merecem alguma confiança, só que estes documentos per si só também não são capazes de esclarecer todas as dúvidas surgidas, por exemplo:

- Como correram mal os negócios, onde estão as contas bancárias da sociedade para provar os movimentos dos capitais?

- Quais eram os lucros e os prejuízos da sociedade?

- Quem geria a sociedade?

- Está ainda em fase da liquidação? Qual é o resultado da liquidação?

Tudo isto está ainda de pé para esclarecer.

Pelo que, não há outro meio senão socorrermos ao artigo 971º (Questões definitivamente resolvidas no inventário) do CPC, que manda:

1. Consideram-se definitivamente resolvidas as questões que, no inventário, sejam decididas depois de confrontados o cabeça-de-casal, os interessados directos na partilha e os demais interessados a que alude o artigo 966.º, desde que tenham sido regularmente admitidos a intervir no procedimento que precede a decisão e não seja expressamente ressalvado o direito às acções competentes.

2. Só é admissível a resolução provisória, ou a remessa dos interessados para os meios comuns, quando a complexidade da matéria de facto subjacente à questão a resolver torne inconveniente a decisão incidental no inventário, por implicar redução das garantias das partes.

Tendo em conta o elevado número de montante em disputa e a ambiguidade de vários aspectos ligados aquele negócio na Camboja, e, também para bem garantir a igualdade dos direitos das partes, é justo e correcto retirar esta verba do activo, revogando-se assim a decisão recorrida nesta parte e remeter as partes para os meios comuns para resolver a questão em discussão.

*

Parte B:

Outra decisão que o Recorrente discorda tem a ver com as despesas indicadas sob os n.ºs 60 a 63, que se reportam às despesas realizadas pela Recorrida durante as viagens ao EUA para visitar familiares e aos honorários de advogados gastos pela Recorrida no processo de divórcio.

Ora, relativamente aos honorários (MOP\$320,000.00), achamos que o Recorrente tem razão, tais não devem ser considerados como despesas comuns do casal, pois o *quantum* que a cliente pagou ao seu advogado resulta de acordo entre eles, e, quem usufruiu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pelo advogado é

a Recorrida, nesta medida, não nos parece certo classificar esta categoria de despesas como despesas comuns.

Pelo que, **esta parte deve ser retirada também esta verba por não serem despesas de interesse comum.**

*

Em relação às despesas realizadas pela Recorridas com destino aos EUA para viagens e visitar familiares (MOP\$800,000.00), tendo em conta a data em que foram realizadas tais despesas – Julho a Setembro de 2013 -, altura em que o Recorrente e a Recorrida ainda estavam a viver juntos como casal, **julgamos correcto considerar tais despesas coma gastos comuns, mantendo-se, assim, a decisão do Tribunal recorrido.**

*

II – Recurso interposto pela interessada/Recorrente/Recorrida:

Esta parte d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s seguintes 2 verbas:

- i. “關於財產目錄第42項中，男方於2014年3月31日取走的澳門幣10,000,000.00(交託予C註冊會計師)，不屬男方之個人金錢，不應列入財產目錄及不應作為分割項目”；
- ii. “關於女方指出，償還予其親人借款 – 港幣\$6,000,000.00.....。有關問題，我們認為，女方不能在本案主張此償還債務的事實及證明它的存在。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971條第2款的規定，本院裁定女方須循一般途徑解決上述問題”；並因而裁定將該港幣\$6,000,000.00連同其他金額款項一同列回於財產目錄中。

Os argumentos produzidos foram os seguintes:

- 3) 對於關於財產目錄第42項，原審法院在被上訴之批示中確認了男方所提交的一份「託管服務協議」，該協議由「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各前任股東(上訴人與男方亦是其中的股東)與C會計師所簽訂。同時亦確認了男方(待分割財產管理人)所指其於2014年3月31日從

大豐銀行賬戶210-1-*****-*中間出澳門幣一千萬元的支票以託管於C會計師。對此，上訴人沒有異議，亦表示認同。

d)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正如有關託管協議所述，男方支付予會計師的澳門一千萬元是屬於「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各前任股東所有並預留存放於C會計師的託管帳戶內，以便一旦財政局追收自公司成立以來的稅款或倘有的債項，可動用該筆款項作為支付。

e) 但在有關委託款項仍未用以支付公司稅項及債務前，該金錢仍然屬於各股東的私人財產，只是限於有關協議而暫交由會計師代為託管一段特定時間。

f) 然而，本案原審法院在審查有關協議時可能忽略了有關澳門幣一千萬託管金額實際上仍屬於「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各股東所有，而其中A佔有55%，即MOP\$550萬，上訴人B則佔有12%，即MOP\$120萬。因此，我們認為應將上訴人及男方擁有的上述款項計算列入財產目錄。

Ora, salvo o merecido respeito, não acompanhamos o raciocínio da Recorrente, visto que:

- Uma vez que tal verba entrou na conta da sociedade comercial em causa, ela passa a ser integrar o património da mesma, a sua disponibilização passa a ser feita nos termos das regras do Direito Comercial e do regime fixado no próprio estatuto da sociedade em causa;

- Ora, conforme a deliberação social respectiva e o acordado constante do respectivo acordo entre os sócios, tal verba visa satisfazer as dívidas que a sociedade venha a ter durante 5 anos, incluindo dívidas fiscais. Pelo que, tal verba não pode ser objecto de disposição por cada um dos sócios, individualmente, incluindo os interessados destes autos;

- Se, caducado o *trust* e feita a respectiva liquidação, for positivo o saldo, então o remanescente será distribuído aos seus sócios conforme a percentagem da quota de cada um dos sócios que detém no capital social. É por

esta medida, ou seja, no âmbito do direito societário que se asseguram os direitos do Recorrente e da Recorrente, ambos interessados destes autos, e não por este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Pelo que, julga-se improcedente o recurso desta parte interposta pela Recorrente, mantém-se a decisão do Tribunal recorrido.

*

Outro ponto criticado pela Recorrente/Recorrida é o seguinte:

g) 另外，原審法院在被上訴的批示中認定上訴人所提交的還款證明文件不足以證明上訴人曾動用HKD\$600萬元用以償還夫妻共同債務，上訴人對此不予認同。

h) 事實上，上訴人曾就男方對其財產目錄的異議向法院作出兩次回覆，並清楚指出聲請人在離婚前從銀行提取的款項中，曾動用了其中HKD\$600萬元用以償還她與男方於成立「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時(2004年左右)共同向上訴人親戚的借取的款項。

i) 其後，在針對男方提交財產目錄提出聲明異議時，上訴人亦再次提出由於有關600萬元是用以償還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不應列入有關財產目錄之中。

j) 男方清楚知悉此借款為共同債務，因此其後男方在其針對上訴人之聲明異議提交的陳述書中，沒有針對上述部份的解釋提出任何質疑或反對。事實上，借取有關款項是經男方同意，且其亦是知悉的，而且該筆借款是為著夫妻共同利益，用於設立及經營他們共同擁有的公司。

k) 再者，根據卷宗內的其他資料(尤其上述的託管協議文件)亦顯示確實有「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的存在，而且該公司在夫妻雙方共同經營之下公司資產及經營狀況良好。

l) 上訴人所提交的經債權人簽署的還款聲明亦已清楚指出清償該筆借款是由上訴人及男方共同作出的。

m) 因此，根據上述卷宗內所載的各種資料，足以合理推定及證明有關借款存在的真實性。根據《民法典》第1558條第1款的規定，有關債務屬於夫妻之間之共同債務。

n) 換言之，上訴人動用的上述HKD\$600萬元已用於履行夫妻共同債務，因此，不應再將之重新列入有關財產目錄內。

Perante o alegado, o Recorrido veio a replicar da seguinte forma:

g) 此外，原審法院在被上訴的批示中，認定申請人所提交的還款證明文件不足以證

明申請人曾動用HKD\$600萬元用以償還夫妻共同債務，答辯人對此予以認同。

h) 申請人僅提供一名自稱陳姓之人士出具的便條，作為其上訴狀中所稱“港幣\$600萬元夫妻共同債務”曾經存在且已被歸還的證據(參見附件4)。該便條未載明債權人姓名，亦未說明收款人是否為債權人，或收款人代表債權人收回債款之說明，還款方式(現金，支票，其他.....)，借款性質(個人債務、公司債務或其他)，以及還款日期。該便條不能證明申請人所稱“港幣\$600萬元之夫妻共同債務”是否存在或是否已歸還。

i) 除上述“便條”及其影印件外，申請人未能提供所稱該“港幣\$600萬元夫妻共同債務”存在的借據或其它證據。

j) 事實上，該港幣\$600萬元是D先生對「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提供之無償資助，令該公司具備為.....娛樂場員工提供餐飲服務之能力。

k) 鑒於該款項乃是無償資助，而非借貸，D先生與答辯人未簽署任何借款文件。D先生從未要求答辯人償還該款項，亦未因此要求獲取任何「XXX食品供應有限公司」之股份。

l) 答辯人不認同申請人所稱“債款”的存在，亦不認同在其不知情的狀況下，由申請人代替答辯人向第三方之無關人士作出其所稱的“清償”。

m) 如上所述、申請人所稱“夫妻之間共同債務”並不存在，亦不存在申請人所稱“歸還”該債款之事實。

n) 鑒於上述原因，答辯人認同原審法院“將該港\$6,000,000.00連同其他金額款項一同列回於財產目錄中”之裁決。

Quid Juris?

Ora, parece-nos que o Recorrido nesta parte tem razão, pois, tal verba de seis milhões de patacas era uma contribuição (doação) do Dr. D para a referida sociedade para que esta na altura tivesse capacidade financeira para prestar serviços aos empregados da #####, por isso não existia qualquer dívida para pagar, como tal o montante em causa deve ser mantido no activo do património do ex-casal, tal como o Tribunal recorrido decidiu, razão pela qual se julga improcedente o recurso nesta parte interposto pela Recorrente.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O processo de inventário é um processo especial, com uma tramitação muito diferente dos restantes processos, em que é deixada também ao juiz uma margem de manobra relativamente maior na solução de variadíssimas questões.

II – Sendo embora o inventário um processo de índole predominantemente contencioso, a verdade é que não existem nele as figuras típicas do autor e do réu, ou mesmo do requerente e do requerido (nele figuram sobretudo o cabeça de casal, os interessados directos na partilha), tendo em conta os interesses em causa e o papel do julgador.

III - Estando em causa o inventário na sequência da dissolução conjugal, também aqui o juiz deve encontrar as soluções mais adequadas ao caso, sem que o ónus de prova revista especial atenção, dada a qualidade de interessado de ambos os intervenientes.

IV – Relativamente a determinada verba em valor elevado (que suscitou questões complexas a vários níveis), cuja natureza (faz parte do activo ou passivo) as Partes não têm consenso, a fim de garantir a igualdade dos direitos das Partes, é justo e correcto retirar esta verba do activo do despacho que procedeu à partilha e remeter as Partes para os meios comuns para resolver a questão em discussão (artigo 971º/2 do CPC).

*

Tudo visto e analisado, resta decidir.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2ª Instância **acordam em:**

1) – Conceder provimento parcial a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decide-se alterar a sentença recorrida nesta parte nos seguintes termos:

a) – Retirar-se do activo a quantia sob a verba nº 42 e remeter os interessados para os meios comuns para resolver esta questão.

b) – As despesas realizadas a título de honorários de advogado não são despesas comuns e como tal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exclusiva da Recorrida/Interessada, devendo esta verba ser retirada do mapa onde ela se encontra descrita.

*

2) –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interposto pela Recorrente.

*

3) – Mantém-se, no mais, o já decidido.

*

Custas por ambas as partes, na proporção de 1/3 para o Recorrente/interessado e 2/3 a cargo da Recorrente/interessada.

*

Registe e Notifique.

*

RAEM, 5 de Março de 2020.

Relator

Fong Man Chong

Primeiro Juiz-Adjunto

Ho Wai Neng

Segundo Juiz-Adjunto

Tong Hio Fong